

Jean-François Revel, Matthieu Ricard 著

僧侶與哲學家

父子對談生命意義

Le moine et le philosophe

佛教學者 鄭振煌 推薦

賴聲川 譯

流傳兩千五百多年的佛法，至今仍深深影響世人。

佛法有何奧祕？為什麼當今佛教人口越來越多？為什麼佛教在西方日益受到重視？佛法真的能給我們想要的幸福？

沒有比僧侶與哲學家這對父子之間的辯證，所擦出的智慧火花，更適合來回答這些問題。

哲學家父親對兒子當年出家深感不解。他不停地提出西方的哲學觀點，和佛教做一比較，雖然承認科學文明所帶來的物質成就，無法滿足人類精神的需求，但對於佛教是否能轉化人心，將哲理實際應用於生活上，甚至填補西方文明的缺陷，有很深的質疑。

曾接受西方高等科學教育，同時又是佛教僧侶的馬修，回應父親對佛法種種的不信任，循序漸進地揭開佛法的神祕面紗：佛法不是被動、無為而迷信的老舊思想，它是一門永不退潮流的心靈科學，需要極大的努力和耐心學習，可以讓人不依賴外在的一切，而得到內在的平靜。

父子你來我往，問話犀利，回答嚴謹，夾以辯論中活潑高亢的情緒，除了能讓習慣西式教育的現代人，一掃對佛教的誤解，兩人間無礙的辯才也頗值得欣賞。

這是一場東方與西方、科學與心靈的世紀交會。如果您要深入了解佛法，甚至西方文明的整體價值觀，本書絕對是您最佳的參考。

ISBN 957-607-418-5 [220]





僧侶與哲學家

父子對談生命意義

Le moine et le philosophe

人文系列 011

◎定價370元

僧侶與哲學家——父子對談生命意義

作者 / Jean François Revel and Matthieu Ricard

譯者 / 賴聲川

發行人 / 曹又方

出版者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02) 2570-3939

傳真 / (02) 2570-3636

郵撥帳號 / 19268298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1462號

責任編輯 / 張嘉芳

美術編輯 / 黃昭文

校對 / 賴聲川、劉倩、李瓊絲、陳秋月

原書名 / Le moine et le philosophe

原出版者 / Nil editions

版權代理 / 博達著作權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許文彬律師

印刷 / 祥華印刷廠

1999年12月 初版

2007年8月 36刷

Le moine et le philosophe by Jean François Revel and Matthieu Rica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il edition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Prophe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譯者序

賴聲川

前言

005

-
- | | | |
|---|------------|-----|
| 一 | 從科學研究到心靈探索 | 011 |
| 二 | 宗教或哲學？ | 041 |
| 三 | 黑盒子中的鬼魂 | 081 |
| 四 | 心的科學 | 119 |
| 五 | 尋找實相 | 165 |
| 六 | 改造世界或改變自己？ | 207 |
| 七 | 佛教和西方 | 235 |
| 八 | 宗教和世俗的心靈性 | 257 |

九	追蹤暴力的根	273
十	智慧、科學和政治	289
十一	世界頂上的紅旗	311
十二	佛教的衰退與復興	327
十三	信仰、儀式和迷信	339
十四	佛教和死亡	349
十五	個人至上	367
十六	佛教和心理分析	385
十七	文化影響和心靈傳統	395
十八	進步與創新	399
十九	僧侶對哲學家的問題	413

哲學家的結論

僧侶的結論

譯者序

當自己愛子養到二十幾歲，拿到生物學博士學位，正要展開充滿各種輝煌可能性的人生時，突然有一天，他告訴你，他要出家，而且是要到遙遠的喜馬拉雅山，你會做何感想？

法國著名哲學家及政治評論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尚·方斯華·何維爾，就碰到這個人生中極為特殊的難題。他的兒子馬修在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老師的教導下，以極優異的成績拿下博士學位，已經開始走向生物學界革命性的突破，突然之間，他決定放下這一切，放下他燦爛的家世（除了父親之外，母親是藝術家，舅舅是世界著名的探險家），到遙遠的國度，披上袈裟，剃髮爲僧。

佛教……西藏……印度……尼泊爾……藏傳佛法……金剛乘……喇嘛……我們可以想像二十多年前，這些名詞對一位西方哲學家是多麼的陌生而遙遠。但是尚·方斯華必須面對，因爲他兒子走了，去這些遙遠的地方，迎接這些陌生的事情。

馬修當年的決定，並不是因爲他遭遇到什麼不如意或困境。簡而言之，他看到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一種充滿意義，令他振奮的生活方式。從小，因爲他父母的關係，他有機會接觸

各種著名的思想家及藝術家，包括超現實主義大師布列東、音樂大師史特拉汶斯基、舞蹈大師貝俠特等，而他研究所的指導老師就是諾貝爾獎得主賈克柏。馬修如果想在世俗中走完人生這一遭，成績必定是可預期的優秀、燦爛。但，馬修卻說：

「我一直有很多機會接觸許多極有魅力的人士。可是他們雖然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天才，但才華未必使他們在生活中達到人性的完美。具有那麼多的才華，那麼多的知識和藝術性的技巧，並不能讓他們成為好的人。一位偉大的詩人可能是一個混蛋，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可能對自己很不滿，一位藝術家可能充滿著自戀的驕傲。各種可能，好的壞的，都存在。」（第一章）

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光陰裡，這一對父子各自在選擇的領域中努力。尚·方斯華編輯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周刊、寫書。他所撰寫的知識性論述成爲世界性的暢銷書籍，評論現代民主體系，《沒有馬克思、沒有耶穌》早已成爲現代政治評論的經典之作。

而馬修在同樣的二十幾年之後，交出了一份迥然不同的人生成績單。閉關、修行，有十二年光陰，他朝夕跟在本世紀最偉大的藏傳佛法老師之一——頂果·欽哲仁波切身邊，直到欽哲仁波切一九九一年圓寂爲止。現在，他是達賴喇嘛的法文翻譯，自己也出版了許多本佛法書籍的翻譯本，而他與生俱來的藝術才華並沒有浪費：多年來，馬修用他的攝影鏡頭捕捉他周邊經

常令人不可思議的人與物，拍攝喜馬拉雅山區以藏傳佛法為中心的生活及祭典。記錄他老師欽哲仁波切的攝影作品《證悟之旅》，前幾年以精裝書問世，頗受好評。

法國媒體一直對這對父子抱持好奇而不解的眼光，無法了解尙·方斯華和他出家兒子之間的關係，甚至有報導傳出父子之間二十多年來斷絕了關係，未曾說過話的謠言。於是出版家安排了一次父子對談，讓兩人開懷暢談，討論當年馬修離家的原因及心情、討論他們定義中的生命意義、東西方哲學的異同、西藏的命運、人類的未來……這些對談成了這本《僧侶與哲學家》，是一次極富感性的理性對談，兩位知識份子之間，一對父子之間。

至於為什麼是我翻譯這本書，簡而言之，是馬修指定的。這並不意味我把這次翻譯工作視為一個因朋友拜託而做的事情，反而以極大的熱誠擁抱任務，投入翻譯工作。

我和馬修認識多年。雖然我沒有馬修的良好因緣，可以和欽哲仁波切朝夕相處十二年，但欽哲仁波切一直是我心目中最重要老師，是因為欽哲仁波切的關係讓我們互相認識。在欽哲仁波切圓寂之後，有一次馬修到台灣來，在我們家住了一段時間。幾年前，當馬修的攝影作品《證悟之旅》在美國出版，他曾邀請我幫忙出版中文版。可惜因為牽涉到攝影作品印刷問題，無法與原出版商談妥合約事宜。去年，《僧侶與哲學家》出版了，馬修透過先覺出版社的同仁表示，希望我幫忙做翻譯工作。雖然我會任專業翻譯，但佛法的翻譯是另一種挑戰，對錯差距可能造成一位修行者在修行上的偏差，責任非常重大。因為有我太太丁乃竺在身邊，就不擔心

這方面的問題。事實上，沒有她的幫忙，仔細校對，這本書的翻譯是無法完成的。另外要感謝藏語顧問張惠娟女士，以及幫我整理稿子的戴若梅和仇冷。

翻譯過程中，我和馬修一直通電子郵件，有一次，我跟他說：「不知爲什麼，我感到你『指定』我翻譯這本書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感到這和我們跟欽哲仁波切的緣分有關。在他這一生中，你完成了你和他之間的緣，可惜，他在世時，我只是開始意識到我的緣。」

馬修回覆說：「是的，真奇妙，在一方面，欽哲仁波切一生中所織出的關係，到現在仍然持續的在開花！」

《僧侶與哲學家》法文版出版後，已翻譯成二十幾種語言，影響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東、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橋梁，用聆聽的、容忍的、溫和的方式疏通雙方，讓東、西方人各自照鏡子，看看自己，看看我們這個世界，這個時代。

中文版出版前夕，我旅行到印度菩提迦耶，佛陀證悟之地，與馬修相會，並參加一次研習會。從台北一路的飛機上，我仍忙著做最後的校閱。進德里機場，過海關時，在擁擠的隊伍中，我旁邊站了一位法國女士。我驚訝的發現，她手上抱的正是《僧侶與哲學家》法文版。我向她招手，取出我包裹的英文版和中文譯稿給她看。驚訝之餘，我們互相會心的微笑，彷彿明瞭彼此從此書中所得到的深切收穫。但願中文版讀者能夠得到我在翻譯過程中所得到跟感受到的一切。

前言

尚·方斯華·何維爾 (Jean-François Revel)

這本書的構想是怎麼來的？我們當初爲什麼要這麼做？爲什麼很多人士要利用所謂「友情的壓力」（政治用語），來說服我們考慮這件事？在我們兩個之間，我擅自決定寫下這個前言，只是爲了方便，免得要費很大的力氣，來探討我們此一共同興趣的話題背後極端不同的動機。事實上，我們兩個人面對相同問題時，不同思考模式所引起的複雜性，也正是這本書的對話想漸漸釐清的。

在此說明對話中所要討論的事情是多餘的。需要的是簡單形容一下創造這火花的兩個生命和心靈。

我的兒子馬修·李卡德 (Mathieu Ricard) 生於一九四六年。從楊生·德賽理中學畢業之後，以極優秀的成績進入大學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終於在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會主席是傑出的諾貝爾生物獎得主方斯華·賈克柏 (Francois Jacob)。馬修曾在巴斯特學院從事多年的研究，正是在賈克柏的研究小組中。而就在這個時刻，馬修突然向他老闆

和我宣布他決定放棄科學研究，要移居亞洲，跟隨著藏傳佛法的老師們學習。我們聽了這個決定極為震驚，這是一種生命的完全改變，而這條道路也促使他日後成爲一位佛教的僧侶。

至於我個人，我在大學主要研究的是文學和哲學。我教了很多年的哲學，在一九六三年離開了學術界，全力投入作家和報社編輯的新事業。但是我一直沒有失去對哲學的熱忱，這一點可以在我許多的著作中看出來。①與許多哲學家不同，我一直對科學的演化有高度的興趣，於是我兒子成爲一流的科學家是很令我得意的事，而眼見他突然之間要結束一個前途無量的事業，更是令人失望。再說，身爲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我無法對佛法太重視。這並不表示我反對它，因爲佛教有一種既純淨又直接的方法，讓它在衆多宗教之中，在某些最嚴格的西方哲學家心目中，享有一份尊敬。

雖然我當時對馬修的決定頗爲不安，但我從來沒有跟他鬧翻，也沒有與他交惡。我爲什麼要這麼說，是因爲最近許多法國媒體報導說我們父子二十年沒有見面，而我們計畫一起寫一本書，是要重建我們之間的關係。這是完全錯誤的報導。事實上，這些年來，雖然大家距離很遠，我們一直都有見面。早自一九七三年我就到了印度大吉嶺去看他，那時他住在他第一位心靈導師康居仁波切那裡。後來我還到過不丹和尼泊尔去看他。會讓我們父子關係唯一單上烏雲的，只有亞洲的梅雨季。時間過去了，馬修有更多的機會到歐洲旅行，那是因爲佛法漸漸傳向西方的關係，他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他身爲達賴喇嘛的翻譯，讓他後來經常有機會回到法國來，

尤其是在達賴喇嘛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之後。

想不到佛法如此散布到西方。這種現象也促使我們希望展開一個關於「佛法和西方」的對談。我們原本打算對談名稱就用「佛法和西方」，直到我們的出版者尼可兒·拉特想到一個更好的名字：《僧侶與哲學家》。

到底什麼是佛法？這是一個全面的問題，提供答案是馬修在這本書中的主要責任。爲什麼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中，佛教可以引起如此廣泛的好奇，吸引大批的信徒？關於這一點，我的責任是要提出一些假設。是不是因爲西方的宗教和哲學，以及西方政治近來一些令人失望的改變，才導致這樣的結果？不用多說，我們對談的特殊價值，在於內容並不是一位西方哲學家 and 一位東方智者之間的對談，而是一位西方哲學家和一位在東方受過訓練的西方僧侶之間的對談，而這位僧侶曾經是一位科學家，以他個人的身分，就足以讓他在最高層次，做這兩種不同文化的比較。確實，在某一方面，馬修用了他自己習慣的科學態度面對西藏語言和文化的學習，二十多年來他努力保存和出版最基礎的藏傳佛法經文，不論是古代或現代的，同時把這些翻譯成法文和英文。

當然我說的是還存在的經文。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毀滅了西藏六千多座寺廟，同時毀掉了這些寺廟中裝滿經文的圖書館。西藏的浩劫從中共一九五〇年侵入、一九五一年的占領開始，狀況逐漸惡化，經歷一九五九年的藏族起義和接下來的鎮壓，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五

九年達賴喇嘛和超過十萬名西藏人民從西藏逃亡，來到印度或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喜馬拉雅山區國家，之後才開始散布到世界各地。共產主義下的殖民主義無法容忍自己之外的任何意識型態，不論是知識性的、宗教性的或藝術性的。用無法阻擋的凶猛態勢，他們無恥的竊取了西藏自然資源，同時也摧毀了西藏的文化，甚至西藏語言。時間過去了，到了八〇年代，雖然是後毛澤東時代所謂的「開放」時期，中共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更加強對西藏人民和西藏文化的摧殘。雖然一九八〇年以來，西藏沒有發生任何像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期的大規模屠殺——那個時代有一百萬的西藏人被滅絕，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是酷刑和未經審判的槍決仍然不斷進行。更重要的是，西藏文化繼續被摧毀。中共所謂的「開放」僅限於經濟生活方面，這是爲了實際的理由以及物質上的進步。在這領域之外，中國境內是沒有自由的，甚至於中國人也沒有自由。在西藏，毛澤東的繼承者運用了史達林的老式殖民法：在占領區中大量置放自己的人民，直到人數超過當地居民。

不可否認，我對西藏人民烈士般的遭遇所感到的憤慨，也加強了我對佛教的興趣。當然還有一個感性的理由來得更自然——佛教是我兒子所信仰的宗教，我想更進一步了解他當年做此決定背後的理由以及後果。至於中國政治，我曾在一九八三年的著作《民主社會如何滅亡》中花了很多篇幅，詳細敘述了三十年來西藏的種族大滅絕。這些資料多數是馬修所提供的，而這種族大滅絕歷經三十年，世界輿論並未重視這個事實，甚至搞不清楚。這麼小而孤立的國

家，對它龐大的鄰居沒有任何威脅，有著和平的人民，過著田園式的生活，信仰對他人絕無侵犯的宗教；這樣一種人民竟然可以成爲史達林、毛澤東和馬克斯主義之下全面毀滅的目標，令我感到西藏的遭遇可以當作我們整個世紀的一個象徵，而二十世紀的歷史，從頭到尾就是被集權主義的邏輯所串連起來的。

達賴喇嘛是爲了逃避囚禁，甚至於死亡，被迫流亡。在他逃出西藏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外界難以取得關於西藏的新聞。長期以來西方盲目崇拜毛澤東主義，對任何批評中共的言論毫不在意，在這種刻意忽略之下，西藏問題竟然被埋沒了十五到二十年之久。

如此述說中國共產黨對西藏人民的野蠻罪行，並沒有偏離「僧侶與哲學家」的對談議題。事實上達賴喇嘛和其他許多西藏喇嘛、佛教導師以及仁波切，正因爲被迫長期離開他們自己的土地，才促使佛教在西方傳播得更廣遠。光談地利，這些老師們使西方人能就近發現最純正的佛法。不是間接的、理論性的、學術性的佛法，而是活生生的，從源頭流傳出來的，由最有資格的老師們所教導的。而中國共產黨所造成的困境，卻顯現出了達賴喇嘛在政治方面的才華。他向中共提出所有解決藏人問題的方法都是非常實際的，非常中庸的，不使用暴力的。這些提議會使西藏走向民主制度，這應該會是西方人所喜好的，當然不一定是占領者所喜好的。達賴喇嘛用一種既開朗又含蓄的方式和西方民主領袖打交道，了解他們在北京易怒官僚面前那種畏懼而諂媚的心情。

長久以來，西方對佛教心存一種刻版的形象：佛教是一種「被動」和「無為」的智慧；「涅槃」被定義為一種向內轉的停止活動，根本不在乎社會和社區的一切運作。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就像大部分的西方哲學一樣，佛教也有它人文、社會、和政治的層面。

簡而言之，以上就是促使馬修和我面對面，探討彼此所好奇的一切事情，最主要的動機和狀況。我們的目的是要突顯出我們的相同之處，同時不去隱瞞我們相異之處。我們一九九六年五月相約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山上，一個叫哈堤班的寧靜地方，進行了以下的對話。

附註

① 尤其是《西方哲學史：從大理斯到康德》*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ccidentale de Thales à Kant*、NIL editions, Paris, 1994，以及《何須哲學家？》*Pourquoi des philosophes?*、Laffont Bouquins, Paris, 1997。

② 由紐約 Doubleday 出版，一九八四。

一 從科學研究到心靈探索

尙·方斯華（以下簡稱「父」）：首先我們應該澄清一件事：這本書不是你的構想，也不是我的。是出版社聽說了你的故事，又知道我是你父親，認為如果我們兩個能夠坐在一起比較我們的觀點，會是很有趣的事。讓我先提供一些細節資料：你當初非常成功地拿到生物學的博士學位，在賈克柏門下成爲一位優秀的研究生，在巴斯特學院做了許多年的研究。後來你在巴黎大學理學院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包括賈克柏以及其他著名的生物學家，他們頒給你特優的博士學位。我們以下要進行對談爲什麼會有趣，是因爲你受過歐洲及西方科學文明最高層次的訓練，同時，或許可以說同步地，你又擁抱了生根於東方的哲學或宗教，就是佛教。在此我們應該澄清，當時你擁抱佛教，並不是想在你的生活之外增添什麼額外層面，也不是想依照西方標準的模式，在你的生活和事業之上，附加某一種宗教信仰。反過來，你根本放棄了你的事業，爲的是全然投入佛法的修行。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要做這個決定？爲什麼？